皇朝詞林典故

卷一之二



皇朝詞林典故卷一

聖諭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二月。上幸內院披閱繙譯五經。諭諸臣曰天德王道備載於書眞萬世不易之理也。是年五月。

上幸內院問翰林各官何下直太早大學士
范文程等奏曰今日端午是以下直
較早
上顧謂羣臣曰乘藉天休猥圖安樂人情盡
然但欲希晏逸必先習勤勞俾國家大定
其樂方永若止圖安樂嗜欲莫過先計身
家而後國是其樂亦暫耳即如朕躬所行

兢兢業業期於盡善故每樂聞諸臣之言但今之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其故何也今日爲之明日易之弗克持久是以不能行耳夫人孰無過知過而改卽爲善士儻自掩飾謬以爲是過乃滋長咎斯甚矣朕與諸臣果能共勤政務裨益生民天必眷之若人之所行不善弗自省改天必降

之以殃尚能邀眷佑乎至天不加眷佑而委命於天不知天之譴爾者以爾之不善也豈有爾所行善而天譴之者昔商成湯爲盛德之主猶且檢身不及改過不吝若明之正德帝耽志嬉遊怙過不悛徒責善於臣工撰之脩己治人之道烏乎可縱使臣工胥善而君不改過遷善何由而向化

耶。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十月。
諭禮部。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啟
沃之功。朕於政務餘閒。惟日研精經史。念
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卽舉行。爾部其詳
察典例。擇吉具儀以聞。
十二年三月。

諭學士傅達禮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
使視爲故事講畢即置之度外是徒務虛
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
紬繹即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
理明徹乃止至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
讀書作字而已因
御書一行賜觀曰人君之學不在此朕非專

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

是年九月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大學格物二字包括無餘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騖於器數之末為支離無本之學也又

諭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祇是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合當如是

是年十月

上諭講官等曰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

親書冊此心未免旁騖朕在宮中手不釋

卷正爲此也

十四年二月講官傅達禮進呈講章

得

旨講章內書寫稱頌之言雖係定例但凡事

俱宜以實如秉至誠而御物體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躋隆二帝等語似屬太過著改奏

十五年二月講官喇沙里徐元文奏經筵講章得

旨嗣後經筵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為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其諭各講官知之

十六年三月。

上諭掌院學士喇沙里等曰。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眞行草書。不時進呈。後因吳逆反叛。軍務倥傯。遂未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翰林官有長於詞賦及書法佳者。令繕寫進呈。

是年閏五月。

上諭講官等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愈加直言。毋有隱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

十九年六月。

上以御書賜大學士等諭曰朕萬幾餘暇留
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
未窺其堂奧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
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
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等方將勉
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
又以

御書賜學士等諭曰爾等日侍講筵夙夜匪懈啟沃之暇每以朕書爲請朕萬幾餘閒研精典籍間取古人墨蹟臨摹爾等旣爲文學侍從之臣卽有成就德業之責故因所請輒以頒賜朕意其悉之

二十一年八月翰林院奏

經筵講章

上曰經筵所以講學修德大典也講章須有
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啟沃今講章內有道
備君師功兼覆載二語太過其易之
是月
召牛鈕等近御榻前指示所臨法帖
諭曰此黃庭堅書朕喜其清勁有秀氣每於
暇時輒一臨摹隨命取晉唐宋元明人字

畫眞蹟卷冊置榻上

上手自指點開示或誦其文句至於終篇或詳其世代爵里事實論其是非成敗美惡之跡至顏眞卿書

上曰此魯公書嚴氣正性可想見其臨難風節也

二十二年八月

重禮者。庶常等俱甚寒苦。自翰墨外。不應別有所取。前喇沙里在時。待伊等甚善。所以至今有感念者。至庫勒納。任學士以來。交際之風漸盛。爾等宜加洗剔。無負簡任之意。

是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奉

太皇太后詣五臺山覽觀山川形勢一一親

歷其境每臺所製碑文出自一時結搆爾

等可詳加斟酌近見漢人中有自負才高

所作文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

所以不工也

是年十月

上南巡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講學士

高士奇奏請宜少節養

上諭曰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書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讀大易觀象玩占於數聖人

扶陽抑陰。防微杜漸。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纖毫扞格。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不疲耳。

二十四年四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朕觀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於

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斯理
精深。何嘗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
近世。則空疎不學之人。借理學以自文其
陋。岸然自負爲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
之見。眞可鄙也。

是年五月。

上諭新選庶吉士張希良等曰。士子讀書稽

古原期窮理致用平居砥礪廉隅敬修品行皆爲異日服官蒞政之本迨登仕路志在功名未免奮志求進干營奔競喪其懷來往往有之爾多士從田間來甫通仕籍務宜率其素履不改初心凡授內外職任其各加黽勉清操自矢恬靜寡營循分盡職潔已愛民以副朕造就人才至意

是年六月

上諭扈從諸臣曰朕喜觀書史徧閱聖賢經傳而通鑑一書關於治道尤為切要雖不時繙閱恐有闕畧故將資治通鑑綱目大全諸書皆以硃筆手自點定以通鑑綱目卷帙繁多未攜至此攜綱目彙纂用備披覽朕雖時時檢閱然不能盡記爾等職司

文翰其各以所攜書籍進覽於是內閣翰

林院詹事府諸臣以通鑑文選諸書呈進

上覽竟復諭曰凡文武各官皆須讀書於古

今得失加意研究爾等各攜諸書以備問

答甚善朕所點定之書爾等亦試觀之

二十五年四月吏部以掌院學士員

缺開列尹泰等請

旨。

上曰。翰林院學士職任關係甚重。必學行兼優。方爲允當。滿漢學士得人。則詞林觀摩興起。咸勤學砥行。人才成就。有裨治道匪淺。曩者喇沙里。居是官。其學問品行。詞林至今追述之。後來者俱不能及。朕觀尹泰品有餘而才不足。任以詹事則相宜。若用

爲學士恐辦事不甚敏捷庫勒納任此職時較他人爲優通政使葛思忒似亦可用可將此二人酌議來奏

三十二年四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以文章爲職業今人好講理學者輒謂文章非關重務宋之周程張朱何嘗無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

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顧。朕必嘉之。即天下萬世亦皆心服之矣。傳翰林官知之。

四十一年十月。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遵

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

上諭曰。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

疎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歷年所毫無間斷也

四十三年六月

上諭講官等曰古今講道學者甚多尤好非議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蓋寡

是以朕不尙空言斷不肯非議古人何以言之蓋人各有短長棄短取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卽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當時惟節取人之善隱諱人之短凡事求諸己不非諸人是豈可稍容私意於其間乎又人見講道學之人或不見用輒爲太息以爲果見用

必有可觀此徒見其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見用言行亦未必相符惟宋司馬光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而後世論者反未嘗置諸講道學之列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言行相符由此以觀不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後言果如周程張朱勉行道學之實者自當見諸議論若但以空言而

講道學。斷乎不可。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道學者可比擬也。

是年七月。

上諭大學士翰林等官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卽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誤。

凡批覽督撫摺子。及硃筆諭旨。皆朕親書。從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

五十年二月。

諭大學士。從來經筵之設。皆帝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不可止飾

虛文朕觀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歷天啟之時何嘗不舉行經筵特存其名耳朕御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等書俱經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爲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

處亦卽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蓋經筵本係大典舉行之時不可以具文視也

五十六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政五十餘年海內昇平皆恃衆大臣爲朕股肱耳目朱子亦云爲政在於得人大小臣工俱宜實心任事

直言勿隱。方爲社稷蒼生之福。爲大臣者。當識大體。不可瑣屑刻薄。朕待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級。若待大學士與小臣無異。卽非禮也。又如翰林等。作詩寫字。作古文。或作時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嘗求全責備也。

世宗憲皇帝雍正七年十月。

諭爾等翰林自以文章爲職業但須爲經世之文華國之文一切風雲月露之詞何所用之若既改官以後各有當盡之政務人之心思才力難以兼營不可自負文人荒其職守蓋文章政治理本相通事無旁貸急所當務方爲盡職至於賦詩飲酒自附於晉人風流此種惡習所當深戒而痛絕

者也。爾等其共勉之。

皇朝詞林典故卷一

皇朝詞林典故卷二

聖諭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五月。

諭國家以科目取士。廷試之後。分別任用。或授庶常。或分部學習。或以縣令銓補。此因才器使之道。欲令士子各展所長。裨益政治。原非有用舍去取於其間也。聞向來士

子因詞林地望資格優於外任每以得預是選爲幸及至引見後輒於內用外用妄生計較此狃於習俗見聞之陋而於朝廷優待士子之心實未深悉蓋今時縣令所轄土地人民等於古者侯伯子男之國撫綏經理實賴通材故親民之官所係最重果其才猷政績卓然表著類皆不次超擢

膺斯任者。何得不力圖報稱。而更生企羨乎。若身預詞林之選者。其名實尤難相副。葢文詞不工於館職。固爲有媿。即使詞采可觀。尚恐流爲浮華無用之士。務各砥礪廉隅。講求經術。漸致淹雅宏通。以無負選俊儲才之意。至於在部學習人員。分曹佐理。各有攸司。當念外省官吏措置偶或失

宜。尚有內部爲之駁正。在部中所定章程。一經奏准通行。將來即引爲成例。稍有舛錯。貽悞不少。安得不倍矢精勤。期免隕越。總之百司庶府。悉非榮利之階梯。政事文章。各有當修之職業。務宜屏除私意。免効忠良。庶幾識見日增。猷爲日著。士風吏治。漸臻上理。朕實於爾等有厚望焉。

二年五月。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曰。昨考翰林詹事官員。以爲君難爲臣不易命題。雖各就所見。敷衍成文。朕爰就其文字以定優劣。至難與不易立言之本意。原有輕重。伊等尙未見及。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以見爲君甚難。爲臣亦不易耳。蓋爲君者以一

入立乎萬民之上。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崇尚寬大。則啟廢弛之漸。稍為振作。則長苛刻之風。言路不開。則耳目壅蔽。將欲達聰明目。而無稽之言。勿詢之謀。馳騖並進。不惟不足以集思廣益。且足以淆亂是非。即以理折之。論者且謂其厭棄羣言。不能容納。稽之史冊。比比而是。試思堯

舜在上。都俞一堂。尙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諛腹誹。乃人臣莫大之罪。唐虞豈容有此。以聖人之爲君。又豈忍逆詐億不信。爲是過當之言。抑且諄諄致戒於庶頑讒說。巧言令色孔壬。當必非無爲而發。即此一端。爲君之難。槩可知矣。至爲臣者夙夜靖共。奉公憂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苟

非鞠躬盡瘁。求所以稱股肱心膂之任。殫分猷宣力之能。不足以盡爲臣之道。故曰不易。然較之爲君。究未至若彼其難也。譬之飲食。曰不飽。則未及饜飫而已。曰飢則窮餓困餒。不止於不能果腹矣。此立言輕重之分。而讀書者不可以不察。傳曰。言豈一端而已。固各有當也。又曰。及之而後知。

履之而後難。朕所見如此。聊宣示諸臣並
衆翰林知之。

是年十二月

諭。朕命翰林詹事科道諸臣錄呈經史本欲
以明義理之指歸。審設施之體要。所望切
實敷陳。昌言不諱。如大易否泰剝復之幾。
尚書危微治忽之旨。風雅正變美刺之殊。

春秋褒貶是非之實與夫歷朝史鑑興衰理亂所由人材之進退民生之疾苦鑑往古以儆無虞善爲法而惡爲戒庶披覽之下近之有助於正心誠意推之有益於國是民生涑水通鑑之編西山衍義之輯政治所資前規具在若有避諱之心言得不言失言治不言亂則非所謂竭忱納誨之

道。朕於六經諸史誦覽研窮。再三熟復。義理之精妙。固樂於探求。怠荒之覆轍。亦時凛於炯鑑。諸臣各就意見所及。毋專取吉祥頌美之語。論理必極其周詳。論事必極其切當。務裨實用。勿尚虛詞。朕虛心採納。於諸臣章奏。向屢降諭旨。令勿拘忌諱。況經傳之舊文。載籍之往事。更復何所避忌。

以避忌爲恭敬是大謬古人獻替之義。亦且不知朕兼聽並觀之虛懷矣。

五年八月。

諭講官。經筵之設。原欲敷宣經旨以獻箴規。朕觀近日所進講章。其間頌揚之辭多而箴規之義少。殊非責難陳善君臣咨儆一堂之意。蓋人君臨御天下。敷政甯人。豈能

毫無闕失。正賴以古証今。獻可替否。庶收

經筵進講之益。若頌美過甚。不能實踐躬

行。反滋朕心之愧。此後務剴切敷陳。期有

裨於政治學問。勿尚鋪張溢美之虛文。而

無當於稽古典學之實義。

是年十月。

諭朕命翰詹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

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爲致治寧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爲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先儒相表裏者。葢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葢鮮。即諸臣亦有於講章中係以箴銘者。古人鑑槃几杖有箴有銘。其

文也。即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尚不過爲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恒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沉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

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已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

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

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僞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爲己爲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當持擇審處。存誠去僞。毋蹈徇外騖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所係綦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

朕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閫奥涵泳從容優游漸漬知爲灼知得爲實得明體達用以爲啟沃之資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於家國天下朕於諸臣有厚望焉

七年二月

諭朕令翰林科道輪進經史講解原以闡發
經義考訂史學也而年來諸臣所進往往
借經史以牽引時事或進獻詩賦與經史
本題無涉甚失朕降旨之本意即如今日
翰林周長發進呈禮記講章內稱皇上先
諸齋宮齋宿審定郊祀樂章禮明樂備千
載一時宜其誠敬感格未郊之先瑞雪屢

降。齋祀之際。風日晴和。大禮既成。宜宣付

史館等語。夫

郊

廟禮樂。乃

皇祖

皇考久定之成規。朕不過畧加叅定。並非創

爲制作也。至於

郊祀之時。風日晴和。亦適逢其會耳。況江南淮徐現被水災。朕方憂勞儆惕。宵旰不遑。豈肯聽受諛詞。而遂以爲瑞應乎。周長發著嚴飭行。並將此旨傳諭翰林科道等知之。

八年六月。監察御史陳仁奏考試翰詹諸臣。不用詩賦。宜試以經學註疏。

全史原委以覘其學術經濟

上曰陳仁所奏亦是朕前日考試翰林原有論題以觀其學問經濟並非專用詩賦也如李清植即因其論有根底是以拔置一等至於詩賦原係翰林素應通曉者聲韻之學難以猝辨以此考試亦可驗其平日用功與否如必試以經學註疏全史原委

更恐難其人矣且即有其人亦遂能必其文行相爭坐言而起行乎陳仁有進言之責其意原屬可嘉也原摺並發

十一年九月

諭朕命翰林科道官輪日進講經史本欲研究經術闡明義理以淑心身以鑑興廢而諸臣論講往往闌入條陳若實有裨政務

則亦何害。要不當借端立說。以逞私見也。
卽朕回鑾後數日內。如檢討程恂舉程子
一命之士。苟留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
條。因請重縣尉之選。欲以士人初任是官
而重其秩。是一縣又增一令也。成何政體。
再朕向曾留心詩賦。不過學問中之一事。
時於幾餘遣興。偶命近臣屬和。亦前代翰

林典故中所有並非誇耀己長與文人角勝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端不在此詞臣以文字爲職業自當雅贍優嫻方不愧清華之選其中才學充裕如張鵬翀沈德潛等間或一加超擢而躁進之徒競思進獻若借此可以爲梯榮之捷徑不知沈德潛優陞閣學朕原因其爲人誠實謹厚且憐

其晩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張鵬翀則素知其敏捷且資俸已深歷陞詹事初不因進詩優擢若謂朕進用人才沾沾於文藝之末雕章琢句專事浮華此風一熾必有藉手捉刀希圖僥倖者豈不玷玉堂而貽羞文苑耶其務殫實心崇正學明大體以無負稽古論思之厚望

十四年正月

諭進呈經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綜古義廣摭羣言以成執兩用中之治且可因言觀人究悉諸臣學識之高下心術之真偽其有闌入時政於事理未當者間加訓飭自舉行以來諸臣按日奏御朕一一披閱十餘年於茲矣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奧者亦

殊不槩見。茲據御史金相奏稱。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均勻輪派。則是以進書爲煩苦。朕前亦聞有此論。而不信。今金相旣顯爲此言。是諸臣未必不各有此見。且已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進呈經史之處。著停止。所有積年存留諸摺。交南書房翰林。擇其有裨經義政治者。薈萃成篇。用廣

中秘之藏。朕將親覽焉。

二十五年正月。

諭。御史吉夢熊奏經筵事宜一摺。所言是非參半。其中有應行採擇者。有事不必行。且已屢經降旨飭禁者。如講官係朕簡用大員。經筵講章本應自行撰擬。期副獻納論思之義。乃故事相沿。竟有由翰林院循例

屬稿者。朕於講官呈本時。尙爲研討折衷。
著爲經書二論。務在自抒心得。而侍案敷
陳者。顧以成言誦習。聊爲塞責可乎。該御
史所奏。實爲近理。嗣後將此明著爲令。至
稱二十二史。通鑑綱目諸書內。有關治道
者。應俱令其進講。一條。此則可以不必。帝
王宥密單心。緝熙典學。豈專恃此。每歲春

秋兩舉之文特以典禮崇重必與廷臣面
詢稽古乃足懋昭嚮學親賢至意夫經書
義蘊畢賅天德王道之大端實爲兼貫初
無待旁及史鑑以浩博相誇且朕幾餘披
覽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研窮往復現在
自須發正史之外於通鑑一書特勅儒臣
分條修輯彙冊陸續進呈朕精研訂正凡

中有所見必親加評隲務期理明事覈以成善本若僅於進講時敷衍一二則以爲甄綜史事無論挂一漏萬徒爲具文正昔人所謂一部全史從何處說起者也又稱講章在於簡約不必以駢麗爲工云云此則向來久經訓飭之事即如殿試策內士子多用頌語朕以其無關實政向令一切

屏除。況講筵自有體裁。何取冗詞長語。以
富麗爲工。前諭諄諄。講官當所素悉。向後
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光鉅典。是用別
白宣示。俾中外共知之

三十一年五月。

諭。今日國史館進呈新纂列傳內洪承疇傳。
於故明唐王朱聿釗加以僞字。於義未爲

允協明至崇禎甲申其統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寧尚與宋南渡相髣髴即唐桂諸王轉徙閩滇苟延一綫亦與宋帝昰帝昺之播遷海嶠無異且唐王等皆明室子孫其封號亦其先世相承非若異姓僭竊及草賊擁立一朱姓以爲號召者可比固不必槩從貶斥也當國家戡定之初於不順命

者自當斥之曰僞以一耳目而齊心志今承平百有餘年纂輯一代國史傳信天下萬世一字所繫予奪攸分必當衷於至是以昭史法昨批閱通鑑輯覽至宋末事如元兵既入臨安帝㬎身爲俘虜宋社既屋統系即亡昰昺二王竄居窮海殘喘僅存併不得比於紹興偏安之局乃續綱目尚

以景炎祥興大書紀年曲徇不公於史例亦未當因特加釐正批示大旨使名分秩然用垂炯戒若明之唐王桂王於昰昺亦復何異設竟以為偽則又所謂矯枉過正弗協事理之平即明末諸臣如黃道周史可法等在當時抗拒王師固誅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論諸臣各為其主節義究不

容掩朕方嘉予之又豈可槩以僞臣目之乎總裁等承修國史於明季事皆從貶固

本朝臣子立言之體但此書皆朕親加閱定何必拘牽顧忌漫無區別不準於天理人情之至當乎朕權衡庶務一秉至公况

國史筆削事關法戒所係於綱常名教者至重此事固當徵實正名尤貴持平特明

降諭旨俾史館諸臣咸喻朕意奉爲準繩

用彰大中至正之道

三十六年十二月

諭前以批閱通鑑輯覽見前史所載遼金元

人地官名率多承譌襲謬輾轉失眞又復

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於對音中曲寓襃

貶尤爲鄙陋可笑蓋由章句迂生既不能

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訛以
傳訛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一統
同文之盛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
者朕皆得親爲諮訪於其言語聲音俱能
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摛文評
史推闡及之並命館臣就遼金元史國語
解內人地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

悉釐正每條兼系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咸歸脗合並為分類箋釋各從本來意義以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期於折衷至是一訂舊史之踳駮令金國語解業已訂正蕆事而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彚訂未免多需時日著交方畧館卽將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

史中事實久布方策。毋庸復有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確覈改正。其遼元二史。俟國語解告竣後。亦即視金史之例。次第釐訂畫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覈。分帙進覽候定。用昭闡疑傳信之至意。一切事宜。著總裁等即行議奏。

四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諭。昨閱進呈一統志內。國朝松江府。祇載王頊齡王鴻緒諸人。而不載張照。其意或因張照從前辦理貴州苗疆。曾經獲罪。又其獄中所題白雲亭詩語意感憤。經朕明降諭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辦一統志。竟將伊姓氏里居槩從刪削。殊屬非是。張照

不知朕辦理其案之公而反挾私怨悵誠非大臣公忠體國精白一心之道然其文彩風流實不愧其鄉賢董其昌即董其昌亦豈純全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傳示藝林致一代文人學士不數十年竟歸泯沒可乎況從前張照之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憤怨之詞大都指摘

鄂爾泰者居多不知朕非信讒言之主而
鄂爾泰又豈能讒張照之人嗣念張照究
係可用之材因出之囹圄不數年間由內
閣學士洊擢刑部尚書內廷供奉是朕之
待張照終始成全原不以一眚之微終使
擯棄可謂極儒臣之榮遇即將來國史中
亦當令載筆之臣將伊事蹟詳晰編入何

此時纂辦一統志。轉佚其名耶。總之張照雖不得爲醇儒。而其資學明敏。書法精工。實爲海內所共推重。瑕瑜不掩。公論自在。所有此次進呈之一統志。即將張照宦秩出處事跡。一併載入。其各省志書。或有似此者。纂修諸臣。皆宜查明奏聞補入。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五十年二月

諭滿洲由科目出身爲翰林者本應認眞讀書通達事理爲國家有用之才方名稱其實向來滿洲之習舉業者其文義本屬淺陋及倖登科目列名翰苑問以文學則曰身係滿洲豈漢人可比及至問以清語騎射又曰我係詞林豈同武夫戰卒兩處躱

跟進退失據而落於無用之流朕所深惡即從前尹繼善鄂容安鍾音觀保等在翰林中俱稱出色者止能隨常辦事而於邊疆重務並不能經理裕如雖其中鄂容安曾膺軍旅重寄臨危遇變亦唯知一死塞責究於國家大事何所稗補耶此次考試翰詹嚴加甄別滿員出缺甚多除簡擢數

人外餘竟無員可補與其濫竽充數毋寧核實酌裁所有現出之侍讀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侍講二缺已令降旨裁汰嗣後滿洲人員益當自知愧勉讀書敦行砥礪成材以備國家器使如果能蒸蒸日上一變從前積習人材蔚興彼時朕自當再補還舊額也

五十五年十月。

諭。朕披閱臣工等所進萬壽歌頌。有尚書房行走侍講吳壽昌恭紀九言詩一冊。上下句用韻分叶。體製新穎。詩句藻麗。其詞章雖屬可觀。不免有騁博見才之意。因思尚書房翰林。入教皇子皇孫等讀書。惟須立品端純。藉資輔導。原不同應舉求名者僅

在文藝詞章之末。況皇子及皇孫年長者。學業已成。其年幼之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等。甫經就傅。不過章句誦讀之功。尚屬易於啟迪。選擇師傅。祇當以品行爲先。與其徒藉詞藻。華而不實。轉不若樸誠循謹之人。尚可資其坐鎮。卽如阿肅學問雖未優長。而資格已深。人亦謹飭。於皇子師傅頗

屬相宜。現在皇子等俱已年長。尚書房翰林等皆係皇孫皇曾孫皇元孫之師傅。若以外間師弟世誼而論。行輩多屬相等。且有誼屬晚輩者。在皇子師傅。親身訓課。自不至於交結干求。而輩行較晚之師傅等。分同賓友。恐不安本分之人。藉以結納交通。致有如從前秦雄褒。與皇孫綿德。往來

交納之事。不可不防其漸。向來尚書房師傅缺出。係掌院學士自行揀選。僅會同內閣帶領引見。今阿桂嵇璜俱已年老精力不周。嗣後著大學士等公同揀選。不必專取才華。務擇資深立品之員。帶領引見。俟朕簡用。至皇子皇孫等與尚書房師傅。朝夕晤對。祇須勸勉訓課。不得泛論文藝相

聚閒談爲俗例倡和之舉致啟夤緣倘或
該員等有營求干結之事一經發覺朕必
照綿德秦雄褒之例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著將此旨恭錄一道交尚書房存記俾知
警惕

皇上嘉慶元年四月奉
高宗純皇帝勅旨諭昨庶吉士散館適朕連

日盼望雨澤兼盼楚省捷音未免焦勞倍
切心緒不寧隨手繙閱於賦彙內偶撿汙
巵爲題賦彙原非僻書學習詞章者原應
留心檢閱乃庶吉士等俱不知傳咸所作
竟似作爲元結之窪尊以致傳會失旨雖
禮記內汙尊抔飲汙字原讀烏花切但尊
與巵原本不同轉似朕有意試以難冷題

不知朕向來命題從不故求隱僻者且書籍甚繁讀書人豈能一一記誦朕並不以此加之責備當自引以爲過耳庶吉士等惟當益加勉力勤學好問以副朕教誨矜全至意不必心存愧懼也

六年六月

諭御史和靜奏請將翰林院編檢以上及

各部五品司員輪班召見一摺所奏殊

屬非是我朝

列祖

列宗臨御寰宇

宵旰勤求召見廷臣從無虛日所以集思廣

益鑒別人才

家法相承實可萬年遵守若明代諸君深居

宮禁卽宰輔大臣尚有經年累月未曾
召及者諸務廢弛下情阻抑職此之由
益足徵
列聖貽謀意至深遠也朕自親政以來恪遵
成憲每日延見臣僚多至十餘人習以爲常
豫防壅蔽第國家班聯大小自有次序
外任府道以上京員京堂以上用以諮

訪地方利弊講求政治於廣詢博採之
中仍示以限制若朕於應行輪對之人
久未召見司言責者自當執簡陳奏今
該御史請翰林自編檢以上各部院五
品司員俱照各衙門值日之期輪次召
見試思各部院司員其才具較優者既
經該堂官保薦其餘二三等司員設該

堂官素日相待平常於召見之時或有挾私妄奏紛紛告訐必致礙難辦理是延見庶僚徒多無益甚至開小臣熒聽萋言亂政之階於事甚有關係且在京五品司員既准召見則外省如同知知州等官亦將紛紛召見是庶司百職竟欲朕一人親理有是政體乎况各部院

司員及編檢中書等員遇有出差復命者俱得隨時召見立法原屬詳備至編檢各員六年大考亦係奉行舊例其有才具優長者原可隨時擢用並非專以一試遽判升沉今該御史意欲一體召見竟可毋庸大考此必係規避考試之翰林等倡為此論以便藏拙看來此奏

亦非出自該御史之意。徒受人指使耳。

所奏俱不可行。原摺著擲還。

八年十一月。

諭朱珪英和奏請將敬一亭兩旁舊刻前

明嘉靖六年兩碑。細爲刮磨。恭繕乾隆

九年

臨幸翰林院

諭旨及朕此次幸院諭旨摹勒豐碑以光盛典並抄錄明時碑文進呈固屬臣下尊崇本朝令典之意但前明所建兩碑幾及三百年且詳閱碑文係飭修明倫大典古帝王之勅諭亦不可輕去若磨去原碑將我朝幸院鴻儀改為刋泐亦不足以昭盛美所有前明兩碑著毋庸更

勷。朱珪等旣欲摹刻

皇考高宗純皇帝諭旨。及朕此次諭旨。著於

該院署。內製造扁額。敬謹書寫懸掛。垂

示藝林。永彰盛軌。

皇朝詞林典故卷二

臣等竊惟濟川和鼎。有唐帝之贊言。宏道右文。傳宋宗之手詔。自昔崇儒之代。典學之君。往往宏奬詞林。特申渙號。亙以簪毫金馬。珥筆彤墀。陪法從之清嚴。備承明之著述。職專獻納。地邇恩華。所有重巽天申。寓策勵於褒嘉。以鼓舞爲敦勗也。我

朝

聖祖

神宗重光濟美聿崇儒術優禮詞臣星雲賡載之
篇魚藻獻酬之句既已珠駢玉列鑑耀古
今而
綸綍之昭宣臣鄰之獎勗簡則數十字繁或累百
言無非嘉職業之克勤示寵光之不易木
天丹地勉儲楨幹之材秋實春華宜戒輪
轅之飾煌煌
天語尤足輝蓬閬而勒箴銘茲編既專立

天章一門恭載

列聖

御製而

開國以來

綸音詔旨所以褒異儒臣者謹列爲

聖諭裒冠簡端其因事

特降之旨則分載各門卷內以見我

朝於侍從諸臣

恩明誼美。如是其優且渥焉。而躬逢

景運。祇誦

恩言者。宜何如鶴竦鳧企。感激奮興。以無負黼黻

隆平之責也。臣朱珪臣覺羅長麟臣英和拜手

稽首敬跋。



